



靈風

Spirit Wind

Vol.49. No.05 May 2020

第四十九卷第五期 (總第 574期) 二零二零年五月

目錄

神的旨意	揀選的旨意 (貳) / 康錫慶	01
特 稿	怎樣面對物質生活 / 楊兆浚	08
	真假母親 / 周天和	09
	哈拿的故事 / 周孝玉珍	13
教會歷史	神學和神的計劃 (十六)	
	/ 柯立天 瞿敏成 中譯	16
	George Whitefield:	
	Evangelicalism and Revival movements	
	/ Richard Cook	21
十二使宗	美國的總統巨石雕像 / 王敬	28
座右旋律	有人靠車 / 黎翰飛	29
旅行足跡	香港茶具文物館 / 李國維	30
靈風之音	/ 編輯部	31
封 底	生命的塑造	

出版 / 發行：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Chinese For Christ New York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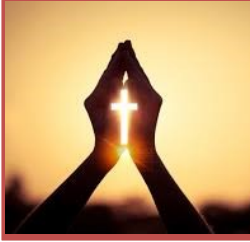
142-21/23 Franklin Ave., Flushing, NY 11355

電 郵：cfcnyc@cfcnyc.org 網 絡：www.cfcnyc.org

總 監：任德健 牧師 總編輯：康錫慶 牧師

文字組：鄧一彤 吳雯霞 吳國慶 吳保羅 趙承錫

徵 稿：本月刊免費贈閱，歡迎投稿，文責作者自負，未設稿酬。



神的旨意（貳）

康錫慶

壹 神預定的旨意

貳 神揀選的旨意

一 揀選地

二 揀選人

神揀選的旨意，首先論「地」的揀選；從整個宇宙的面集中在地球的點，目的是為了人。因為人是神「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作「神的兒子」（賽四十三7，路三38）。

可惜，人妄用其意志，違背神的命令，犯罪墮落，「死」就臨到人而失去神兒子的地位。因為他聽魔鬼的話，這地位就被魔鬼奪去，人成了魔鬼的兒子（約八44）。神原有再造的能力，用塵土再造一人。可是神不背乎自己，正如神造天地之後，地變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並沒有毀滅另造個地球，只是修整裝飾。人墮落了，神也只有作「挽回」的工作；先是為人製造皮衣遮蓋赤身露體的羞恥（得皮必須流血）。再是咒詛蛇（魔鬼的工具，後來魔鬼也名為古蛇），也等於咒詛魔鬼：指「女人的後裔」（神子基督由童貞女所生的耶穌），要傷蛇的頭，神要作「挽回」的工作。這樣，神就將人趕出伊甸園，讓他「去耕種他所出之土」，做起農夫，要「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直到身體死，使這「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在《創世記》第三章有詳細記載。

由於人的始祖墮落，慈愛的神仍愛惜祂手所造的。在伊甸園時，神已為他們舉行婚禮，亞當與夏娃，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夫妻「二人成為一體」，神沒有收回「生養」之福（創一28，二24，五1-2）。出伊甸園之後，按所記載的，先後生了該隱與亞伯。該隱有「得」的意思。失樂

園得第一份福。亞伯有「快過去」的意思。兄弟二人各自經營，一務農，一畜牧。雖然他們都是「在罪孽裡生的」，但有關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詩五十一 5，羅一 19）。因此他們都知道向神獻供物。鑑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神，不但看人外表所行的，也看人內心所存的。因此神看中亞伯和他所作的，而看不中該隱和他所作，引起該隱怒氣而動殺機，結果真的把弟弟亞伯殺了。這是人類從罪性顯露罪行的記錄，寫下人類歷史家暴的第一頁；善惡分明；善勝不過惡。該隱被稱為惡，亞伯被稱為善，是第一個被稱為義的人，這義是從信而得（創四 1-8，來十一 4，約壹三 12，猶 11）。

義人被殺，義人的血從地裏向神哀告，神聽見了，神彰顯他的公義，該隱的惡行受到咒詛，從此「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往伊甸東邊，住在挪得之地，挪得有「飄蕩」之意，過着「流離飄蕩」的生活，也生兒養女。漸成家族，建立以人為本的社會，建城代表文化，造塔代表宗教。發展畜牧業、工業、文藝等人類最初的人本社會。遠離神，出現多妻，兇殺，報仇等劣風敗俗（創四 9-24）。

義人亞伯死了，神沒有絕義人之路，再賜亞當夏娃一子「代替亞伯」，給他起名叫塞特，有「償還」、「代替」或「被指定」的意思。是被「神指定為代替者，償還亞當夏娃所失去的。神也賜給塞特一個兒子，起名以挪士，是「人」的意思。從「那時候人纔求告耶和華的名」（At that time men began to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NIV),意思是從此人以「耶和華」這神聖的名敬愛神。

人類來到六代，是以挪士家族第三代瑪勒列「神是榮耀的」之意，就發現人類社會漸而與神疏遠，人民生活趨下坡，他生一個兒子就給他起名叫雅列，有「降下」之意，反應當時的社會狀態。雅列 162 歲，神賜他一個兒子，在那惡劣的環境中，感受到人不能一直沉迷在醉生夢死的深坑裏，因此給他起名以諾，「奉獻」、「教師」、「開始的」等意思。將他的兒子奉獻給神。教導人重新歸向神。效法他們的先祖以挪士敬畏神的生活。果然，以諾敬畏神，在世人都偏行己路的時代中，惟獨他與神同行，神悅納他，就從那黑暗籠罩的時代中揀選他，作神的代言人。

（一）神揀選以諾

以諾是亞當的第七代孫；敬畏神的以挪士五代孫，神特別施恩給他，當他還年輕 65 歲時生了瑪土撒拉，就「與神同行三百年」，意思是

他的一生就是過着與神同行的生活，凡事能以神的事為念，神也顧念他，將祂的心意向他顯明。故此為他的兒子起名瑪土撒拉，意思是「死後災禍就臨到」，含有預言的信息。是神將日後要作的預先告訴他。

1. 預言應驗

瑪土撒拉活到 187 生拉麥，拉麥 182 歲生挪亞，挪亞 600 歲，因神見「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所想的盡都是惡」，就使洪水氾濫臨到大地，那年正是瑪土撒拉死於 969 歲（187+182+600=969）。世上最長壽的瑪土撒拉死後，地上遭受空前的大災難。這是神對祂所揀選與祂同行三百年的以諾，藉着他的兒子，將祂對世人的計劃預告，事就這樣準確的應驗了。以諾無疑也就是神興起的第一位先知。

2. 先知職責

先知的職責是神的代言人，神的心意是透過先知傳達世人。舊約聖經沒有提到以諾為先知。直到新約，教會的初期，主耶穌的弟弟猶大，得的默示才將他顯露出來：「亞當的第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着他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這些的人是私下議論，常發怨言，跟從自己的情慾而行，口中說誇大的話，為得便宜諂媚人」（猶 14-16）。這段預言雖然解經家們有不同的解釋，但人任何的解釋也不能推翻神的默示，因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三 16）。而這段默示將要應驗在主耶穌再來，就是「主帶着祂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這情景將發生在馬太帶來的信息：「當人子在祂榮耀裏，同着眾天使降臨，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太二十五 31-32），那是審判萬民的時候。這些事到時都要應驗出來。誰能了解人類的第七代竟能知道世代末了的事。是神永遠計劃的一部分。何等奇妙。

3. 被提升天

這位偉大的先知以諾，雖無名份，卻蒙神特恩：「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創五 21-24）。意思是他全人被提升，是帶着肉身活活地到神那裏去，以諾是未經「本於塵土，仍要歸於塵土」的第一個人，二千多年後，另一位大能的先知以利亞也被接升天，他是「乘旋風升天去了」（王下二 11）。直到如今，只有這兩位先知是帶着肉身升天，與神同在。

4.還要再來

這是一個有關神學的問題，出現在（林前十五 30）保羅得的默示：「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根據此說，以諾與以利亞是否不能承受神的國，但可能嗎？真理不可能有矛盾。如何解開這個結？可從（啟十一 3-12）的啟示來解結；那裏提到兩個見證人，「穿着毛衣」，說明他們有先知的服飾，他們出現在七年的後三年半，「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執行先知的工作。最後是被無底坑上來的獸殺了，死後三天半復活而升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問題是這兩位先知何許人？有解釋其中一位是以利亞，那是何無疑問，因為「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這神蹟曾出現在以利亞的禱告（王上十八 41-46，雅五 17-18）。另一位是誰？就有不同解釋，一說是摩西；因為「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但那次「河裏的水，都變作血了」。是亞倫舉杖擊打河裏的水變血，不是摩西（出七 20）。何況摩西 120 歲「死在摩押地」。神將他埋葬在「伯昆珥對面的谷中」，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申三十四 5-7）。摩西既死了就不能第二次死。這樣看來，另一位先知必是以諾，因為他與先知以利亞都未經過死，神就在七年地上大災難的後三年半來完成他們的工作，經過身體的死而復活，他們仍然可以承受神的國。

保羅得默示中宣示一個奧秘，那是關乎主耶穌再來時「有神的號吹響」，在主耶穌裏死了的信徒將必復活，還活在地上的信徒，不必經過死，但身體會改變，才能與死而復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靈裏，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 13-18）。

有關被提的事。按個體說是在主耶穌基督裡的聖徒，按整體說是教會——「神的家」（彼前四 17），也就是基督的身體（弗一 23）。既是身體就不可能分批被提，身體是整個，怎可肢解，所以是「一同被提」。所謂分批被提，強調的是得勝被提，失敗的被撇下，要經過大災難。此說根據（太二十四 40-41）「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再取自《啟示錄》二、三章，七個教會的信息，每個教會都提及「得勝的」，據此斷定得勝的被提。若根據保羅所得的默示就更清楚這真理的全面：（林後五 9-10），這段經文簡單明瞭，清楚地告白：是「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這裡清楚的提到「我們眾人」，再提及「按各人所行的」，或「善」指得勝者，或「惡」指失敗者，都要顯露在「基督臺」前，那是審判臺，那

審判「與罪無關」（來九 28），是根據所行的。再參照（林前三 10-15），那是已經被提後的審判；有兩種情況，各人的根基是一樣，都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沒有分別，意思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信徒，但各人建造工程用的材料不同，有的是用金銀寶石，指的是生活「與蒙召的恩相稱」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的得勝者（弗四 1-3，13）。另一類是用草木禾稈，指的是那愛世界，不愛神，為自己而活，失敗的基督徒。這兩種信徒都要出現在審判臺前，有試驗的火出現，將各人顯露出來，金銀寶石的存得住，得勝者「得賞賜」。草木禾稈被燒了，失敗者「受虧損」。然而都「得救」。所以凡重生得救的基督信徒，當主耶穌再來都「一同被提」在基督臺前受審判。若是得勝的被提，何必審判。至於基督信徒要追求愛主，靈命長進，作神喜悅的兒女，過得勝生活，不是為要爭取被提，而是爭取得賞賜。《聖經》真理不宜這裡取一點那裡取一點而湊成，是有一定的程序，才不前後矛盾。《啟示錄》第二、三章是論教會；七個教會被解為教會歷史的七個時期。另解釋指教會的七種現象。最後是老底嘉教會，被指為末世的末了教會，第四章開始就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上到這裏來」指的是教會被提，地上在沒有神的兒女，所有的是神的選民以色列人，與教會無關。求神藉真理的聖靈引導進入真理。

（二）神揀選挪亞

挪亞是以諾的曾孫，瑪土撒拉的孫兒，拉麥的兒子，亞當的第十代。那時地上的人口眾多，過群居的生活，出現親族通婚；塞特屬神的後裔與該隱屬世的後裔聯婚，《聖經》只記載「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族系混雜，沒有分別。神的原則是信與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轡」（林後六 14）。這種混雜的婚姻，帶來「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公義的神忌邪，是烈火（申四 24）。見此情景，「心中憂傷」難過，也是愛的反應，可是愛不能背乎義，神因此「後悔」，舊約聖經出現過四十次，希伯來文有「呼吸困難」之意，含有悲嘆；是情感的描寫，不是理智的改變。神對待人原是愛的眷顧，現因着人的罪落在神公義的審判。

為此，神定意「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這是神第二次因人的罪使地受咒詛。第一次是人的始祖犯罪，惹神發怒，神對亞當說：「地必為你的

緣故受咒詛」（創三 17）。如今是地上的人「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引至神在烈怒下立意用洪水「除滅」全地。

神遍察全地，發現「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神就揀選他，為要存留餘種。挪亞這個人，其名有「安息或安慰」之意。當世人都醉生夢死在罪惡中，他效法遠祖以諾「與神同行」。不與世人同浮沉，不同流合污，不隨波逐流，過出於污泥而不染的聖潔生活，被稱為「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保守他祖以挪士過敬拜神的生活，「是個義人」。神揀選他不完全是讓他逃過「除滅」之禍，安度洪水之災。乃是賦予使命，做挽回的工作，這是公義的神顯明祂慈愛的一面。

1. 造方舟（創六 5-16）

神將祂的計劃告訴挪亞；「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接着是使命：「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並將大小指示他，是一隻能漂浮在洪水上，其容量相當大的船，可容納許多人。成為洪水之災的「避難所」。挪亞不問究竟，只有順命按照神設計的圖則，選用指定的材料去作，直到完成使命。

2. 傳義道（彼後二 5）

這是配合第一使命，方舟不是單為挪亞一家八口和一些活物。也是為多人預備的，因此神賦予第二使命是「傳義道」。這是彼得所得的默示：「神也沒有寬容上古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這默示解明了這位義人挪亞。負有傳義道的使命，藉這可見的方舟，呼喚世人：只有離開惡道，歸向真神，可進入方舟，躲避洪水滅命之災，得以「保全生命」。

多麼可惜，義人苦口婆心地呼喊，世人卻沉迷在罪的享樂中，連一個都沒有領悟，不知不覺，洪水氾濫在地上，都被除滅了，只有義人挪亞一家八口進入方舟保全生命。義人得救，享受安息。義人之家，是蒙福之家。

對比今日，這末了世代，豈不也回顧像挪亞時代，主耶穌豈不在提醒：「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太二十四 37-39）。看這時代的現象是主耶穌再來的前夕，人的「耳朵發癢」，「隨從自己的情慾」，「掩耳不

聽真道」，「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三 1-5，四 3-4）。保羅向提摩太提出這一連串的情形，是出現在這末世的末了世代，不但關乎一般世人，也出現在基督徒身上，不能不受警惕，日子無多了，真心歸向神，在主耶穌裏面，才得真安息。

3.立永約（創九 8-17）

挪亞一家八口在方舟裏度過 370 天（挪亞 600 歲 2 月 17 日進方舟，601 歲 2 月 27 日出方舟）（創七 11，八 13-15）。挪亞一家帶着同進方舟的活物「各從其類」出方舟。挪亞第一件事就是為神築壇，用潔淨的活物獻為燔祭。神悅納人類第二始祖的祭物。心中起意：「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就與挪亞「立約」。這是《聖經》首次明文提及神與人立約的記載，且言明是「永約」，並有記號保證，就是「必有虹現在雲彩中」滿有憐憫的神，體貼人的軟弱，用看得見的天象向人保證，堅定人的信心。這永約是「水就不再氾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直到如今，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雖然地上常有風災，火災，就是水災，也不至於全面毀滅。神揀選義人挪亞，與他立的永約，恩及世世代代。



神賜福挪亞和他的兒子們，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這也是神當時賜給始祖亞當夏娃的福。現賜加倍的福，就是素食加上肉食（創一 28，29，九 1，3）。

洪水之後，挪亞又活了 350 年，一生享壽 950 歲。三個兒子也生養眾多，漸而各成家族，過的是群居生活，意念相投，親情維繫，一代一代的延續，人的本性偏向於物質主義，以人為本，與神的關係也疏遠，甚至找自己的神。因此「彼此商量」；造城，造塔。城代表的是文化，塔代表的是宗教。因為「塔頂通天」，原意：「塔的頂就是天」。一來為表露人智慧是自我為中心。再者是，尋找自己的神。日後這示拿地，就是米所波大米地區成為自然宗教的發源地，叩拜太陽為神，以被造之物代替造化之主，創造萬有的真神，世人迷失了方向。◆

你當怎樣面對物質生活 / 楊兆漢



我們的天父，不但關心我們靈命生活，也關心我們物質生活，就是怎樣處理我們的財物。

祂藉着使徒保羅，給與我們兩大守則——「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7-10）

上述的經文，使我們知道那兩個守則是甚麼；它們就是：要知足，不貪財。

第一個守則：要知足。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舊約時代的完人約伯說得好，他曾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當稱頌的。」（伯一 21）

我們是神的兒女，祂時刻知道我們的需要，也必供應我們的需要，所以主耶穌曾親口對門徒說：「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什麼；……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 25-33）

因此我們每天要存着知足的心，過着感謝父神的生活，永不會發怨言，只會常常喜樂，凡事謝恩。（帖前五 16-18）

第二個守則：不貪財

「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六 10）貪財者必吃惡果。

（1）自己墮落——「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提前六 9）

多年前，有一主內潮州青年，蒙主選召，獻身作全職的福音使者；他在神的安排之下，前往湖南長沙聖經學院接受造就；畢業後，蒙主引

領，在香港九龍城潮州人中間，開荒作工。後來，學當代潮人教會的一些富有弟兄，幫助他創立了一間堂會。

真是可嘆又可惜，他後來不知在甚麼時候開始，接受了魔鬼的試探，為了兒女們將來生活安定，竟然虧空公款，替每個兒女開一商店。結果被會友們控告，而自己也受神刑罰，患了眼疾，以致雙目失明。

(2) 離了真道，自吃苦果。

「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10）

多年前，我認識一位主內青年，眾人都稱他為「美男子」。他在一間神學院畢業後，就在一間教會機構作總幹事；那時，他太太是政府醫院的護士，他的薪金也很高，生活無憂。但他看見他那些中學同學，每個的收入比他高，就起了貪財之心，用了公款去炒股票，結果，炒股失敗，不動聲色，突然跑到美國紐約去了。.....◆



真假母親

周天和

王上三 16-28

猶太人有一句俗語：「上帝不能到處去，於是造了母親」(God cannot be everywhere and therefore He made mothers)。這句話當然不是否認上帝無所不在，而是強調上帝顯意使用人作祂的代表去表達祂的心意，去完成祂的旨意。的確，母親對她兒女的愛和關懷，最能反映上帝對人的愛和關懷。我們應當感謝上帝，把那崇高的母愛本能安放在母親的心中。人世間如果沒有無私的母愛，相信人類早就湮沒了。

母性本能

禽獸也有母性本能。倘若小狗受到襲擊，母狗必然信信奮奮起攻擊敵方；倘若小雞有難，母雞也必怒振雙翼，冒死維護。不過，女性的母愛本能與禽獸的母性本能有點分別。因為惟獨人有道德責任感。一個女人可

能使她的母性本能變得極其崇高，但也可能把自己的母性本能湮沒。這也就是為甚麼世上有好母親，也有不負責任的母親的原因。然而，感謝上帝，後者雖然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子，但到底只屬少數。

人與禽獸之間母性本能的另一區別是：對禽獸而言，母性本能的覺醒是在牠成為母親以後，以及「子女」幼小的時候。在尚未成為母親之前，或者「子女」成長以後，禽獸的母性本能潛藏不露或者恢復冬眠狀態。然而人類的母性不一定要到結婚生子以後纔能顯露。一位著名女宣教士蓋梅姑(Amy Wilson Carmichael)在印度工作多年，拯救了許許多多的少女得免淪為雛妓。一次有一位朋友對她說：「真可惜，像你這樣一位才貌雙全，心地善良的女子，竟沒有結婚生子！」她微笑著回答說：「真的可惜嗎？你看，上帝給我一個多麼可愛的家庭，有那麼多可愛的女孩子圍繞在我身邊，把我看作她們的母親！」我們應該感謝上帝，在我們的教會中和社會上有那麼多像蓋梅姑那樣，雖不結婚，但仍有最優美的母性本能流露出來的「母親」！

未婚媽媽

今天所讀的一段經文提到兩位未婚媽媽：她們的職業是受人鄙視的妓女，可是她們的母性本能沒有因為她們可憐的職業而消失。這兩位妓女相隔三天，各自產育了一個男嬰。遲生的那一位晚上睡覺時不小心，也可能因為太疲倦，壓死了與她同睡一床的嬰兒。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的內心是何等悲痛著急！因此她竟不顧一切，偷偷地把自己的死嬰與鄰床女子活的男嬰調換過來。到了天快亮的時候，鄰床的母親打算給嬰兒餵奶，發覺自己懷中的嬰兒死了，不禁大驚失色！及至天亮，仔細察看，才發覺懷中的死嬰並不是自己的孩子！結果兩人把案件告到所羅門王面前。王聽了她們的爭論以後，叫人拿刀來，要把活孩子劈成半，彼此均分。活孩子的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心痛如絞，就說：「求我主將活孩子給那婦人罷！萬不可殺他！」然而，另一個婦人卻說：「這孩子也不歸我，也不歸你，把他劈了罷！」藉著這兩位母親的兩句話，真假母親，不辯自明！所羅門王立即判決，把活孩子交還給那位寧可交出孩子也不願他死亡的真正母親。

母親心懷

這故事顯然是要表彰所羅門王判案的智慧。不過，我們可曾思想，所羅門王為甚麼不再處罰那位企圖攔奪他人孩子的假母親呢？我相信，最

重要的原因是：所羅門王了解一位母親的心懷。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位像她那樣的女人，如果沒有孩子，必然方便得多。既然不是她立意謀殺嬰孩，孩子死了，也不必過於自疚。然而她竟不怕麻煩，冒險換取鄰床婦人的男嬰，又在國王面前極力爭取育嬰權，這難道不是母性本能強烈的表現嗎？欺騙和搶奪的罪行理當受責備，可是這次的罪行是由一種強烈的母性本能所激發，把嬰孩歸還原主，對她來說既是一種嚴重的刑罰，夠她受的了！所羅門王深深了解一位母親的心懷，因此不再另加刑罰。這正是他聰明之處，也顯明他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君王。

可惜，在現今的社會中有好些作母親的，為了自私的緣故，甚至因自己身為母親而煩惱，而怨恨，以致遷怒在孩子身上，折磨他（她），或者遺棄他（她）。這更反映出，即使在這位「假」母親身上，仍有令人仰慕讚賞的優美質素呢！

心態的再思

那位活嬰孩的母親，不僅有了母親的名份，她進一步的以行動證明她的確是母親。為了拯救她嬰孩的性命，她甚至甘願把嬰孩讓給另一位婦人。這是何等的犧牲！古今中外，人們對未婚媽媽，特別是道德行為不為社會接納的未婚媽媽，都投以責備和鄙視的眼光。可是如果我們體驗到，即使在她們身上仍有某種令人崇敬的美德，如果我們記起所羅門王對那位失喪嬰兒的母親的態度，如果我們看過最近在香港好幾間電影院放影的「法外情」和「法內情」兩部電影，如果我們思想耶穌基督對那位行淫時被拿的婦人的處理辦法，我們便不得不對我們的態度加以反省和再思。

一九八六年夏，我有機會到德國南部探訪教會。其中一處教會舉辦了一個「單親夏令營」，參加者都是單身母親。成員中有未婚媽媽，有離婚婦人，也有青年寡婦。她們的兒女也同在一起，不過另有專人照顧。教會舉辦這夏令營的目的，一方面是讓這班單身媽媽交流經驗，相互支持；另一方面也讓這班婦女主動表達意見，看看教會可以在那一方面，又應該採納那一種辦法，給她們實際的幫助，這委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為至少表明，有些教會對未婚媽媽或離婚婦人的態度已有了轉變，願意謙卑坦誠地反省和再思。

母親的職守

那位企圖採用欺騙手法攫取他人嬰兒的婦人，在睡夢中壓死了嬰孩，

實在情有可原,因為這到底是無心之失,不過,人世間,無可諱言,也有不少母親,在清醒的頭腦下,忽略了作母親的責任。這倒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一次,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幅漫畫:一隻公雞站在雞窩旁邊,焦急異常!因為雞窩裏面滿了雞蛋,其中一些已經碎裂,半隻小雞露了出來,然而母雞卻失了蹤!公雞的一位朋友從旁經過,看見這情形,問公雞說「你的妻子呢?」公雞嘆息說:「她去了母親俱樂部演講,講題是『如何孵小雞』?」

我不是說,父親可以豁免幫忙撫育孩童的責任。因為,到頭來,男人和女人並不是公雞和母雞!不過,我想藉用這幅漫畫給作母親的一點提醒,相信會獲得母親們諒解。

靈性的培育

當然,兒童的撫育包括身、心、靈各方面。我們的主耶穌年幼時在智慧、身量,以及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二 52)。基督徒父母除了要關懷兒女身體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以外,更須注意靈性方面的培育。這不但對兒童本身非常重要,即連國家社會也將受益不淺。

蘇格蘭一位著名新約學者巴克萊(William Barclay)在他的名著《查經日引》中,提到一位美國法官的經驗。這位法官在兒童法庭中服務二十一年,審理過四千多宗男童犯罪案,其中只有三位男童曾上過教會所辦的主日學。……這雖然是多年前發生過的事,現在的情形可能有所改變,不過,這事實至少可以反映兒童靈性培育的重要性。而兒童靈性的培育,母親所給予的影響,是不容否認,也難以道里計的。奧古斯丁、約翰衛斯理、撒母耳、提摩太,以及古今中外無數偉人的故事都可以印證這一點。

骨中的朽爛

在真假母親的故事中還有一點不容我們忽視的,就是那位午夜換嬰、母性本能極強的婦人,在聽聞所羅門吩咐,把活孩子劈為兩半的時候,竟變為殘酷不仁、毒如蛇蠍的婦人。她說「這孩子也不歸我,也不歸你,把他劈了罷!」這是何等令人震驚的一句話!為甚麼會如此呢?這婦人為甚麼會前後判若兩人呢?她的母性能跑到那裏去了?答案只有一個:因為嫉妒的狂燄充滿了她的心!這嫉妒的狂燄燒斷了她母性的本能!這嫉妒的毒素腐蝕了她原有的母愛!如今她所能想像得到的只是:「假如

我不能得到撫育這個嬰孩的權利和樂趣，我也決不能讓另一個女人得享這權利和樂趣！」

箴言記著說：「嫉妒是骨中的朽爛」（箴十四 30）；雅歌的作者也說「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原文作「墳墓」）之殘忍。」（歌八 6）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曾讓嫉妒的火燄燒毀了主所賜給你的尊貴本能呢？你是否曾讓嫉妒的毒素腐蝕了在你身上的上帝形像呢？讓我們懇求上主用祂的愛充滿我們的心，好叫嫉妒的惡種無法在我們心中發芽生長。



讀經：撒母耳記上一 1-18，26-28

1.故事簡介：

撒母耳記上第一章提到許多地方名字和人名。但主要是講述一個女人的故事。這個女人是撒母耳先知的母親，名字叫哈拿。她的丈夫名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很愛她。只是因為哈拿沒有生育。而舊約的猶太人都想有兒子，希望彌賽亞由他而出。於是他便娶了一個姨太太，名字是昆尼拿。這個姨太太見哈拿沒有生育，便常常激動她。但是哈拿並沒有與她作對。只是把她的愁苦帶到神的面前，在示羅的聖殿中祈求神給她一個兒子，她便會將這個兒子獻給神，終身侍奉耶和華。

2. 神造人，最初設立婚姻的本意是一男一女（創二 24）

一夫多妻引起許多紛爭，怨恨和麻煩。神設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也表明神喜歡專一的愛。十誡當中的第一誡就表明了這一點。可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也未必使他們常常相親相愛。求主憐憫幫助！

3. 愁苦驅駛哈拿來到神的面前（一 6，10）

哈拿逆來順受，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像拉結，沒有生育，便對她的丈夫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創 三十一 1）哈拿沒有埋怨丈夫，沒有欺負二奶，沒有叫丈夫把她趕出去，像撒拉一樣，叫亞伯拉罕把夏甲趕出去（創十六 1-6）反而受二奶的氣。她唯獨來到神的面前，向神傾訴，痛哭祈求。

我們的態度怎樣呢？遇到難處的時候，遇到別人刺激的時候，是採取報復的態度和行動呢？還是來到主的面前，向他傾訴，向他祈求呢？近來全世界流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美國也沒有例外。人心恐慌。我們要來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為國家祈求，為領袖祈求。為教會興起合乎神心意的人來，帶領人悔改，求神憐憫！

4. 雪上加霜——哈拿被祭司以利誤會和責備

哈拿默默禱告多時，只動嘴唇，不出聲音，淚流滿面，樣子難看。以利看見他，以為她喝醉了酒，便對他她說，『你要醉到幾時呢？你不應該喝酒。』哈拿心裏本來已經憂傷難過，現在又被祭司以利誤會和責備，以為她喝醉酒。真是雪上加霜。何等難過。我想如果是我，必然會大聲喊叫，大發脾氣。但是，哈拿仍然保持溫柔安靜，不出惡言。她靜靜地開口，為自己辯護。告訴以利自己是心裏愁苦的婦人，被人激動，所以來到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我們在她的話語當中，沒有聽見她中傷毘尼拿。

她馬上得到以利的同情，並祝福她，願神答應她的禱告祈求，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哈拿以信心接受祝福，便去吃飯，不再愁容滿面了。她相信神已經答應她的祈求了。

5. 哈拿許願還願（一 11，21-22）

哈拿在禱告中，求神賜給她一個兒子，並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呀！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我便使他終

身歸於耶和華。“結果，耶和華聽了她的禱，顧念她。

哈拿回家以後不久，便有了身孕。日期滿足，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撒母耳。意思是“這是我從耶和華哪裏求來的。”等到撒母耳斷了奶以後，便把他送到聖殿去，向祭司以利說明事情的經過。向以利交代，讓撒母耳留在聖殿中。難得的是以利和他的妻子(聖經中沒有提到以利的妻子)也肯接受這責任，沒有推卸。結果撒母耳便跟着以利，在聖殿中侍奉耶和華。把那麼小的孩子留下，對母親和孩子都不是容易的事。但相信神看顧他們，經過一段時間，也能慢慢適應下來。

6. 帶領後代認識神，越早越好

我們若要自己的後代認識神，要越早越好，在他們幼小的心田播下重生的種子。不要以為小孩子不懂事。你記得以利沙伯的故事嗎？當馬利亞去拜訪她的時候，她腹裏的胎便歡喜跳動。我聽說過，一個很幼小的兒童，每當父母帶他經過禮拜堂時，都會說，『Holy! Holy! Holy!』即是『聖哉！聖哉！聖哉』的意思。我們的小兒子在大概三四個月大的時候，還不會講話。有一天他在家中拿起崇拜的程序表，開始唱起來：『呀！呀！呀！』我們覺得很好玩。相信主耶穌也會很開心。我們中間，大多數的人已經過了中年，孩子已經長大。但如果你有機會看孫子的話，也可以將主耶穌介紹給他們。

成年人聽了福音以後，受了感動，便應當早日決志信主。不要拖延。

你若得罪了神或得罪了人，神若感動你，要道歉，要悔改，不要遲延。以至你能榮耀神。你自己也得到神和人的喜愛！◆



神學和神的計劃（十六）

柯立天（瞿敏成中譯）

喬治·懷特腓德：福音派與復興運動

自保羅以來最偉大的傳道人

前言

什麼是福音派？身為一名福音派的信徒，我可以和使徒行傳第二章中，五旬節的戲劇性經歷起共鳴。對那些在第二到第三世紀受到逼迫的早期教會，我似乎也能認同。但是，從公元四世紀的君士坦丁大帝開始，隨著教會形式主義的發展，基督教似乎漸漸遠離了福音派。甚至新教改革運動的路德宗似乎也離福音派很遠。在本文中，我們將轉向福音派和我們熟悉的基督教精神。但是，什麼是福音派呢？

福音派與其他改革新教（例如路德宗，長老會，安立甘宗和浸信會）不同，福音派不是一個宗派，而是各種宗派合作的結果。福音派也是針對十八世紀教會因著啟蒙運動的興起而隨著世俗化，所作的回應。我們很難為福音派下定義，因此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嘗試描述福音派。在簡要介紹福音派出現的歷史後，我將回顧一下十八世紀最主要的福音派人士之一：喬治·懷特腓德。透過懷特腓德，我們將可以看到福音派的精神。

基督教歷史性的發展產生福音派

早期的教會是三個主要的價值觀融合在一起。真正的教會是大公的、是正統的、是使徒性的。它是大公的，是全球性的教會，而不是地方教會或宗派。它是正統的，堅持全球教會認可的教義。它是使徒性

的，注重使徒的權柄和教訓以及使徒傳承的領導地位。然而，從早期的世紀開始，教會已開始分裂為講拉丁語的西方教會和說希臘語的東方教會。教會於 1054 年正式分裂，講拉丁語的西方教會以羅馬為中心，講希臘語的東方教會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而西方教會在 1517 年，馬丁·路德開始新教改革時，又再次分裂。正如我們在前幾篇文章中所看到的，新教改革很快的又進一步分裂。三個最可識別的路線是路德宗，改革宗和浸信會。新教自從脫離羅馬天主教和教皇之後似乎打開了洪水的閘門。新教改革的每個主要路線又更進一步分裂為更多的教派和教會。

十八世紀福音派的興起

到了十八世紀，許多教派都感覺到教會需要再復興。不同宗派的新教教徒都已經失去了起初的熱心。隨著復興主義的興起，特別是在英語國家的教會中更是高舉復興。在北美，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年）於 1734 年在麻薩諸塞州的公理會中發起了復興運動。當復興之火蔓延到北美的英國殖民地以及整個英國時，許多不同教派意識到他們可以一起合作推動復興運動。此外，新教宣教運動也正在形成。許多教派明白如果他們願意合作，他們在國外宣教方面可能會更有效。

因此，福音運動不但是靈性上的復興運動，也是各個教派之間有計劃的合作運動。福音派在各個教派中形成一種獨特的運動，也與復興主義有著特殊的關係。基督教的福音派形式透過國外宣教運動對全球基督教產生深遠影響。

喬治·懷特腓德：自保羅以來最偉大的傳道人

喬治·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年）可能是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復興運動的傳教士。有人認為他是自使徒保羅以來最偉大的傳教士。他於 1714 年出生於英國，並於 1735 年在牛津大學讀書時信主。當時，他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組織的神聖俱樂部（Holy Club）的成員。（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提到約翰·衛斯理。）

他在 1736 年畢業，同時被任命為執事。他在自己的家庭教會中作了第一次的講道，這次的講道不但有立即的果效，而且深具能力。1739 年，他第一次在戶外講道。他向一群煤礦工人傳道，使他們流下了眼淚並且徹底的回轉。眼淚在礦工們煤灰覆蓋的臉上所流下來的痕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鼓勵他的朋友約翰和查爾斯·衛斯理跟他一樣作戶外講道。懷特腓德在他的生涯中每天對上千人講道，每天講道三到四次。他腳蹤行遍了整個英國和美洲的殖民地。

他是新興的福音派運動的典範。他會在任何歡迎他的教會講道。只要他被邀請，他會在任何宗派的教堂內傳道；如果沒有被邀請，他會在教堂外面傳道。他可以在人們聚集的任何地方講道，只要他被允許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和赦罪。可惜的是，他的講道沒有被完整的保存下來，我們對他的著作也沒有完整的收藏。儘管如此，歷史學家還是收集了他傳道的七個獨特的特色。我認為，他傳道的特點是解經學課程和講道學學生的絕佳清單。

第一，喬治·懷特腓德致力於傳講純正的福音。他不想宣講他的神學或宗派特色，而是想傳講耶穌基督。第二，當他講道時，他用簡單明瞭的詞句，確定聽眾能夠理解。他不希望聽眾欣賞他的口才，但他希望他們聽見並理解上帝的信息。在這一點上，我們今天的許多人可能會想到二十世紀偉大的福音傳教士葛理翰（Billy Graham）。

第三，當他講道時，他大膽而直接。他直接與聽眾說話。顯然，如果有人不注意，他可能會中斷佈道，直接與那無精打采的人講話。他命令他們聽，不是因為他自己的話很重要，而是人必須聽上帝的話。雖然這對於許多傳教士而言，可能是一種危險的策略，會使人充耳不聞。但是，顯然人們喜歡懷特腓德，因為他們相信懷特腓德確實真誠地關心他們的靈魂。

第四，他具有生動的描述能力。他可以生動地描述一個場景並使人們跟著動起來。例如，在一次講道中，他描述了一個瞎眼的乞丐在一條孤獨的山路上走。他把這盲人乞丐與一些快樂地，正在走向懸崖的邊緣有

罪的人相提並論。他對瞎子漸漸接近懸崖邊以及快要步入死亡的情景的生動描述，促使一位聽眾跳起來，並試圖發出警告。那位聽眾完全被他的描述吸引得忘記了那個場景不是真實的，而自己只是在聽佈道，那個人大聲的喊叫，並且試圖警告那位瞎眼的乞丐！

第五，喬治·懷特腓德非常地真誠。他經常流著眼淚講道。我要提醒當代傳教士小心使用眼淚。如果流淚不真實，它們很可能在傳教中起反作用。但是，當傳道者的內心和靈魂真正流下眼淚時，它們就會變得大有能力。我建議神學生多花時間禱告認識神，而不要情緒化地去講道。傳道人應確實瞭解神的聖潔與憤怒，以及人類的罪性。傳道人還必須對聽眾，那些不配得神憐憫的罪人產生真正的愛。顯然，喬治·懷特腓德的聽眾無法鄙視那正為自己的罪惡哭泣的傳道人。

第六，喬治·懷特腓德講道時，他懷著極大的哀悼和感慨去講道。據報導，他可以簡單熱情地說出「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一詞而使得一個成年男子淚流滿面。最後，第七，他在台上的表現非常出色。倫敦的專業演員稱讚他的動作，聲音，方式和流利的程度。他的講道非常的流暢，只可惜 YouTube 上沒有他的視頻片段。

在 1740 到 1741 年之間，喬治·懷特腓德在北美英國殖民地佈道旅行。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他的仰慕者：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年），是一位主要的政治哲學家，也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富蘭克林的軼事讓我們對喬治·懷特腓德和福音派在十八世紀的情形有些認識。這個有趣的故事是這樣的：喬治·懷特腓德希望在喬治亞州建立一個孤兒院。在佈道結束時，他會為孤兒院的事工收奉獻。（與十八世紀的其他福音派信徒一樣，正如我們將在約翰·衛斯理身上看到的情形，喬治·懷特腓德對貧困的人們和社會苦難深表關切。）班傑明·富蘭克林參加了懷特腓德的一次講道。

富蘭克林知道在佈道會結束時，懷特腓德將為孤兒院籌集善款，但他下定決心不捐錢。富蘭克林並不是反對孤兒院，也不是反對捐款，他只是認為喬治亞州並不是建造孤兒院的最佳地點。當懷特腓德開始呼籲

向喬治亞州的孤兒院捐款時，班傑明·富蘭克林敘述當時的情形，他的決心開始動搖。當他聽著懷特腓德的流利具有說服力的演講時，他很快就決定要捐出自己的銅幣。隨著懷特腓德繼續的訴求，富蘭克林深受感動，因此他也掏出了自己的銀幣。當捐款的籃子終於到來時，富蘭克林說，他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錢，包括銅幣，銀幣和金幣。富蘭克林在講這個故事時補充說，另一個人的情況比他還慘。這個人知道很難抗拒懷特腓德提出的募款呼求，因此決定不帶任何錢來參加聚會。但是，在奉獻的籃子傳來時，這個可憐的傢伙懇求他的鄰座借錢給他，以便他可以捐款！不幸的是，就像富蘭克林一樣，他們已經捐出了全部的錢，所以他們沒有額外的金錢來借給這個人。

在 1748 年，喬治·懷特腓德開始了新的事工，向倫敦的貴族傳福音，並於 1753 年在倫敦成立了一個禮拜堂。懷特腓德可以向煤礦工人和貴族有效宣教。1770 年，他第七次前往美國時，死於麻薩諸塞州。他的墳墓在麻薩諸塞州紐伯里波特（Newburyport）的舊南長老會。



結論

新教改革給西方教會帶來了復興。到了十八世紀，隨著西方社會世俗主義的發展，那些新教需要再一次的復興運動。那個時代的許多新教教會都願意合作以使教會復興。懷特腓德代表了福音派運動的幾個特徵。他將福音放在教義上的首要地位，並強調基督教的體驗形式。他願意與各宗派合作。他一生中的首要使命是說服人們接受耶穌基督，同時他也盡力幫助窮人和有需要的人。儘管在十八世紀不像在十九世紀那樣明顯的對國外宣教，但是福音派領袖，如喬納森·愛德華茲，喬治·懷特腓德和約翰·衛斯理，對國外宣教的負擔也越來越大。◆

George Whitefield:

Evangelicalism and Revival Movements The Greatest Preacher Since Paul

By Richard Cook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Introduction

What is Evangelicalism? As an Evangelical, I could resonate dramatic experience of Pentecost in Acts 2. The early church in the first two to three centuries, under persecution, also seems relatively recognizable. But starting with Constantin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nd the growing formalism in the churches, Christianity seemed to move further from the current experience of Evangelicals. Even the Lutheran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seem relatively distant from us. In this essay, we finally turn to Evangelic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 of Christianity with which we are most familiar. But what is Evangelicalism?

Evangelicalism is distinct from the various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such as Lutheran, Presbyterian, Anglican, and Baptist. Evangelicalism is not a denomination, but rather an effort among various denominations for cooperation. Evangelicalism was also a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seculariz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ith the rise of the Enlightenment. Evangelicalism is tricky to define, and so in this short article I will try to describe it. After briefly presenting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Evangelicalism, I will look at George Whitefield, one of the leading Evangelical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rough Whitefield, we can begin to

identify the ethos of Evangelicalism.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Leading to Evangelicalism

The early church coalesced around three primary unifying values. The true church was catholic, orthodox, and apostolic. It was catholic, a global church rather than local or sectarian. It was orthodox, adhering to doctrines that were endorsed by the global church. It was apostolic, placing high value on the authority and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leadership in the apostolic succession. Nonetheless, even from the early centuries, the church began to divide between the Latin speaking West and the Greek speaking East. The church officially divided in 1054, with the Latin speaking church in the West centered in Rome and the Greek speaking church in the East centered in Constantinople. The Western church divided again in 1517, with the adven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started by Martin Luther.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s we have seen in previous articles, quickly further divided into numerous strands. The three most identifiable strands are Lutheran, Reformed, and Baptist. The break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Pope seemed to open a floodgate. Each of the major strand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further divided into numerous denominations and churches.

The Emergence of Evangelical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y of the denominations again perceived the need for revival. The initial enthusiasm of the various Protestant churches was spent. Revivalism emerged as a high value in, particularly, the English-speaking churches. In North America,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initiated a revival

movement in 1734 at his Congregational Church in Massachusetts. As the revival fires spread throughout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across England, many of the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realized they could cooperate in advancing the revival movements. Furthermore, the young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was also taking form. Many denominations realized they could be more effective in foreign missionary efforts if they were willing to cooperate.

Evangelicalism, therefore, is a movement of both spiritual renewal and also pragmatic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denominations. Evangelicalism, as it emerged as a distinct movement within the various denominations, also ha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revivalism. The Evangelical form of Christianity would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global Christianity through the foreign missionary movement.

George Whitefield: The Greatest Preacher Since Paul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was maybe the greatest revivalist preache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me consider him the greatest preacher since the apostle Paul. He was born in England in 1714, and he was converted to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n 1735 when he was a student at Oxford University. At the tim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Holy Club that had been organized by John Wesley. (We will return to John Wesley in the next article.)



In 1736 he graduated and was ordained as a deacon. He preached his first sermon in his home church, experiencing immediate success and great power in preaching. In 1739 he preached for the first time outdoors. He preached to a group of coal miners, bringing his listeners to tears and thorough conversion. He was impressed by the streaks of tears pouring down their coal-covered faces. He encouraged his friends,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to follow his practice of preaching out-of-doors. Whitefield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would preach three to four times a day, to thousands of people. He traveled throughout all of England, and to the American colonies.

He exemplified the emerging Evangelical movement. He would preach wherever a church would welcome him. He would preach within any denomination or church if he was invited, and if not invited he would preach outside. He would speak any place people could gather as long as he was allowed to preach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Unfortunately, his sermons were not well maintained, and we do not have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 Nonetheless, historians have gathered together a list of seve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reaching. These points, I believe, make an excellent list for a homiletics course and students of preaching.

First, George Whitefield was committed to preaching the pure gospel. He did not desire to preach his theological or denominational distinctives, but desired to preach about Jesus Christ. When he preached, second, he used plain and simple language. He was determined that he must be understood. He did not desire listeners to admire his eloquence, but he wanted them to hear and understand the message from God. In this, many of us today may think of the great Evangelical preach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illy Graham.

Third, when he preached, he was bold and direct. He would speak directly to the individuals in the audience. Apparently, if somebody was not paying attention, he might break off his sermon and speak directly to the listless person. He would command them to listen, not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his own words, but because the individual must hear the Word of God. While this might be a perilous tactic for many preachers, turning off listeners, evidently people loved Whitefield because they truly believed he was sincerely concerned about the state of their soul.

Fourth, he had great power of description. He could describe a scene vividly and move people to action. For instance, in one sermon he was describing a blind beggar on a lonely mountain road. He was comparing the blind beggar to sinful people who blithely walk towards the edge of a cliff. His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blind man edging closer to the drop-off and his certain death prompted a man in the audience to jump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sermon and try to offer a warning. Losing awareness that the scene was not real, and he was just listening to a sermon, the man called out and tried to warn the blind beggar!

Fifth, George Whitefield was tremendously earnest. He often preached with tears. Again, I would remind modern preachers to be careful about using tears. If the tears are not authentic, they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in preaching. But when tears are truly from the heart and soul of the preacher, they can be powerful. Rather than practicing preaching with emotion, I suggest seminary students spend time in prayer to know God. A preacher should authentically grasp the holiness and wrath of God, as well as the sinfulness of human beings. A preacher also must develop a genuine love for the listeners, sinners who are unworthy of God's mercy. George Whitefield's listeners, apparently, could not despise the preacher who was weeping over the sinful state of their soul.

When George Whitefield preached, sixth, he preached with immense pathos and feeling. It was reported that he could bring a grown man to tears simply by pronouncing, with passion, the word “Mesopotamia.” Finally, seventh, his stage presence was brilliant. Professional actors from London praised his action, voice, manner, and fluency. He was a flawless speaker, but sadly there are no video clips of him available on YouTube.

In 1740-41 George Whitefield made a preaching tour through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e of his friends and admirers was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a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 and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anecdote from Franklin provides insight into both George Whitefield and Evangelical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musing story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George Whitefield wanted to promote the founding of an orphanage in Georgia, and at the end of his sermons he would take an offering for the charitable effort. (As with other Evangelical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as we will see with John Wesley, George Whitefield had a deep concern for the poor and the suffering in society.) Benjamin Franklin attended one of Whitefield’s sermons.

Franklin knew that at the end of the sermon Whitefield would take a collection for the orphanage, but he decided he would not contribute. Franklin was not opposed to an orphanage, or opposed to donating funds, but he believed that Georgia was not the best place to build it. When Whitefield started to make his appeal for a donation to the orphanage in Georgia, Benjamin Franklin reported that his resolve began to waver. As he listened to the eloquence of Whitefield, he quickly determined that he would donate his copper money. As the appeal persisted, Franklin was deeply moved and so he also pulled out his silver money. When the baskets for the collection finally arrived, Franklin testifies that he donated all the money he had with him, copper, sil-

ver, and gold. Franklin, in telling the story, added that another man was in worse condition than he was. This man, knowing that it would be hard to resist the collection appeal made by Whitefield, had decided to come to the meeting without any money at all. However, as the baskets were taking the collection, this poor fellow was pleading with his neighbors to lend him money so he could contribute! Unfortunately, since, like Franklin, they had already contributed all of their money, they had no additional funds to lend the man.

In 1748 George Whitefield began a new ministry to the nobility in London, and in 1753 he opened a tabernacle in London. Whitefield could preach effectively to coal miners and to the nobility. In 1770 he made his seventh trip to America where he died in Massachusetts. His grave is in Newburyport, Massachusetts at the Old South Presbyterian Church.

Conclusio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ad brought renewal to the Western churches.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ith the growing secularism in Western society, those Protestant churches needed yet another revival movement. Many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of the era were willing to cooperate together to bring revival to the churches. George Whitefield exemplifie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angelical movement. He placed primacy on the gospel over doctrinal distinctions, and he emphasized an experiential form of Christianity. He wa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various denominations. His primary call in life was to persuade people to embrace Jesus Christ, but he also endeavored to help the poor and needy. Although not as evid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it would b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vangelical leaders such as Jonathan Edwards, George Whitefield, and John Wesley also had a growing burden for foreign missions.◆

十二籃零碎

美國的總統巨石雕像

王敬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為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約十五 2-3）

美國南達科他州有一個名勝風景區，美國林肯、傑弗遜、羅斯福和華盛頓四位總統的雕像刻在山上，這個總統雕像的創作者，美·波格倫（Borglum 1867-1941）說：「當我雕刻一個像的時候，其實很簡單，我只要把不應該存在的部份削去，那原有的形像就會現出來，因為那形像其實一早就在那裡。」



聖經（約十五 2-3）主耶穌以自己為葡萄樹，屬祂的信徒是枝子，葡萄樹的枝子既不能作為建築材料，也不能當柴燒，它唯一任務就是結葡萄，主說：「凡屬我不結果子更多。」「剪去」「修理」都意為在結果子的事上，沒有用的部份，就像波格倫所說，把不應該存在的部份削去，好讓結果子的枝子結的更多，而基督徒要想能結果子，就得對付那些身上不該有的東西——罪污，以及一切不討神喜悅的言行意念，當主要行修理時的刀剪臨到時，必須付出痛苦的代價，才能活出見證，作主有用的器皿——結果子更多。◆

座右旋律

有人靠車

黎翰飛

Some Trust in Chariots 有人靠車

Psalms 20:7 詩20:7

黎翰飛調 Hon-Fei Lai

2014

1 = F $\text{♩} = 54$

Voice

Some trust in cha - ri - ots and some in
有人 靠 車、 有 人

hor - ses, but we trust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ur
靠 馬、 但 我 們 要 提 到 耶 和 華 我 們 神 的

God. Some trust in cha - ri - ots and some in
名。 有 人 靠 車、 有 人

hor - ses, but we trust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ur
靠 馬、 但 我 們 要 提 到 耶 和 華 我 們 神 的

God.
名。

要播放曲調，只需從互聯網下載下列檔案：

To play the tune, download this file from the internet:
<https://www.bibleversesstune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Some-Trust-in-Chariots.mp3>

香港茶具文物館

李國維



平生嗜茶，尤愛茶具，當左手持紫砂壺，右手端建盞，口中品著碧螺春時，身心舒暢，那是怎樣的神情和享受。

旅行香港，走進了中環金鐘「香港公園」內的「香港茶具文物館」。其館，主要工作是保存、展出與研究茶具文物及有關的茶藝文化，是國際上第一間以茶具為主題的博物館。要說的，茶具文物館的基本藏品，是由已故羅桂祥博士(1910-1995)捐贈。

該館有兩層樓，外觀不似一般博物館的豪庭大門。內廳之展示，分兩區六個陳列室：

樓下「中國茗趣」區，利用文獻資料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種茶、製茶和飲茶的歷史，著重探索各朝各代飲茶的方法和習慣。除了用圖表、照片、模型等將各種飲茶方法詳加解說外，還放「功夫茶」的幻燈片。

樓上「宜興紫砂器」區，展出了 123 件紫砂陶器及各個時代、各個地方和各種質料的茶壺、茶杯等物品。有元代越窯褐斑茶碗、龍泉窯的刻花注子、福建產的白釉印蓮子茶碗，還有福建的兔毫茶碗（建盞）、龍泉窯的盞托、仿漢式的方壺和 19 世紀的刻銘圓筒等等。

這裏不僅僅是一位茶具愛好者的收藏展示中心，更是中國茶具文化、陶瓷文化和茶文化向世界展示的重要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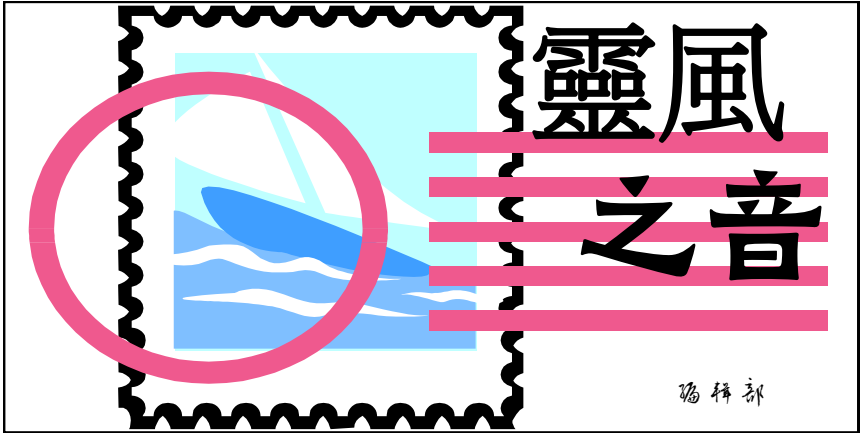
喝茶確實使人身心舒暢，然而人活著如何舒暢呢？個人認為，在知足中過敬虔、美好和富足的屬靈生活，如此會讓我們活得舒暢。◆

煮茶字框



紫砂茶壺







生命的塑造

專題講座：按原定計劃舉辦中文讀經營

主題：生命的塑造

主講：蘇桂村牧師

時間：五月十五日（週五）下午七時 45 分

五月十六日（週六）上午十時正

下午二時正

分題：分別研討四位人物：雅各、約伯、約拿、彼得

主日崇拜：五月十七日上午九點半（中文）

講員：蘇桂村牧師繼續讀經信息

聯絡：cfnyc@cfnyc.org（與教會聯絡均可用此郵箱）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Chinese For Christ New York Church

142-21/23 Franklin Ave.

Flushing N.Y. 11355

Address Service Requested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 No.1110